

青橄榄书系

橄榄 *Canarium dlibum*; *Chio*
(Burseraceae) 常绿乔木，又称青榄，
互生，奇数羽状；核果椭圆形，革质；
性喜高温多湿，对土壤适应范围较广，
可入药，核壳可制炭，核仁可榨油。



不惑

是一种境界



回归天真□当流星划过夜空□人到中年万
事俱□寂寞人生的慰藉□平常心是道□山
美水美人不美□赏析文之赏析□生命的观
照□让永恒在瞬间定格□仔细看小溪月光
□性别的失落□黄月亮与街景□有这么一
片风景□石库门情结□情感投入在故乡

沈善增

上海书店出版社



青橄榄书系

不惑是一种境界

藏书 沈善增

上海书店出版社

策 划: 黄正民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王震坤
技术编辑: 张伟群

* 青橄榄书系 *

不惑是一种境界

沈善增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76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7-80622-473-4 / I · 130 定价: 13.00 元	

序

人过四十,中国人习惯叫年已不惑。我发觉,到了那条线,就开始留意起生命的意义、行为的价值等等现在所谓“终极关怀”之类的问题起来了。并非大多数年已不惑的人都这样,但这条年龄线上的人中作如是想的比例数总要比青年人中高得多吧。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青年人没有那样空余的时间,去作如此奢侈的思考。青年人非常忙,有许多现实的问题要应付,费神费力。难得一点空暇,不要想办法猛乐一下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青年人来说,最要紧的,是在社会坐标系上确立一个自己的位置。到这些事忙得差不多了,也就发现一只脚不知不觉地跨过四十的门槛了。

尽管现在法定的青年年龄在不断地水涨船高,年过四十还不算石骨铁硬的中年,我自己刚过四十时,心里感觉也似乎自称中年有些勉强。但到我现在将近半百时,回过头去看,实在是不承认人到中年还不行。首先是生理上,四十到了体力与精力的顶峰,往后就是下坡路,区别只在下的速度快慢而已。其次是心理上,你会觉得以往的经历,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就这么回事了。展望前程,也没有那么多的幻想,那么多的雄心或野心。就像登山已接近峰顶,累得气喘吁吁的,看得到顶上庙宇隐约露出一角黄墙,只求不要太失望而已。

动不动就会勾起一段回忆,并且发觉,留在回忆中的美好或值得寻味的片断,往往不是跳龙门风光之日,却是入虎穴艰险之时。到这个份上,你就会觉得过去辛辛苦苦做了许多事情,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做,做的事情好像都是不值得做的,整个就像契诃夫的一篇小说的题目:《没意思的故事》。且又知道自己能利用支配的时间不多了,尽管不像《相约星期二》中的教授那样今天不知道明天,但可预期的将来长度已经难以与已逝的相比了,能不能自觉地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做一点对自己对人有意思些的事呢?什么是有意思呢?人生价值是在哪一点上确立起来的呢?是各人只能有各人自己的价值,还是人类有共同的生命价值取向?价值是相比较而有的,如果人类的共同的生命价值观,那么,这价值观又是与哪一异类的价值观相比较而有的?如果人类没有共同的价值观,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价值高低又怎么相比较?若说个人的价值是自足的,适性自然即逍遥,自得其乐便超脱,用不着相互比较,那么,不比较又怎么有价值?得不到他人承认,也就是不能实现的价值算什么“价值”?等等,等等。

在我发觉自己开始留意“终极关怀”问题的同时,一并发觉此类问题是越问越多的,提出一个,带出十个。因此,不是大多数年已不惑的人会去做这种湿手粘干面粉的事。有时间去钻这种思想的迷宫,还不如去筑筑方城。我也想知难而退,但一则,我从事的专业,就是这些搞脑筋事情的干活。当前,党和人民需要大作力作,逼近的新世纪呼唤大作力作,精品意识写进了中国作家协会的章程草案之中,如果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终极关怀这样对人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敬而远之,绕道避之,甚至想也不敢去想,还说什么“大作”、“精品”?说什么纯文学?不是说“文学是人学”吗?所以,别人可以不想,我

不可以不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赵丹不是把艺术之途称为“地狱之门”吗？领专业作家这份工资，总要使自己心安理得，故而我是没有回头路的。其二，我生性把这样的问题看得最重。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的实际过程更重，把终极价值看得比现世功利更重。如果我能实际拥有对生命价值的证悟，将比我能成为一个亿万富翁更让我感到高兴、安心。这是我的个性，违背个性地生活是件痛苦的事，没有强大的压力，我何必去自讨苦吃呢？

由专业作家的共性与我的个性所决定，我走上了探求不惑之路。几年摸索下来，觉得要不惑还真不容易。孔夫子说“四十不惑”，那是他老人家的天分与修养所致。后人把四十称为不惑之年，实在是恭维或大言不惭，当不得真的。你若认真，欲求不惑，却似大惑。别的不说，就说我，自己尚未达到不惑，他人却对我不得不惑。好端端的，为什么几年不写长篇小说？不写电视剧？不写能引起轰动的大特写？却去记什么气功，研究什么上海人与上海话，读什么佛经，注什么《庄子》？说他为名不炒作，说他为利不扒分，不为名不为利，他在做什么？是江郎才尽了，是走火入魔了，是吃得太饱撑的？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态。大家都惑，惑就是不惑。你欲独不惑，不惑就是惑。如若承认了你的不惑，也就承认了大家都在惑。与其让大家惑，心里不舒坦，还不如指你为惑，牺牲一个人，换得大家都不惑。故而四十不惑的孔子，到死不能见到他体认的道行于天下，除了少数学生，谁也不承认他的不惑。但他死了以后，他说过的话却被奉为经典，因为大家对死人是不会去计较的，死人不构成现实的威胁。由于同样的原因，大家也乐于去倾听《相约星期二》中那个垂死的教授的一些质朴的大白话。想通这点我感到高兴。其一，感到别人的不惑对自己有

无形的压力,说明内心深处有求不惑的愿望。可以说向善之心人皆有之,只不过希望先不惑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虽然他不明白正是这点私心阻碍他通向不惑,但这种嫉妒是形而上的嫉妒,大概总比出于功利目的的嫉妒要高尚些吧。这嫉妒的硬壳里面有善的种子,一旦硬壳破裂,善种就会萌发,严冬已到,春天还会远吗?嫉妒说明他在意,大家都能在意这种虚的事情,如不惑之类,不是精神水准上升的可喜前兆吗?其二,有人误把我当成真的不惑了。这实在是大大地抬举了我,给我以孔夫子、屈原等智者生前的礼遇。恩爱夫妻有句甜言蜜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拆散的鸳鸯有句山盟海誓,生不能同衾,死则求同坟。他们对生前都不敢有过高企望,只能寄意去死后。我何德何能,却于一不小心之间,得到了孔子生时的待遇。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我生已得之,死也得之乎?我怎能不额手相庆,欢欣鼓舞?

但误会毕竟是误会,我自己最清楚,实实在在是未能不惑。不惑不是年龄,不是人生过程中必然经过的某一站,不惑是一种境界,是许多人,可以说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达不到的一种境界。就像大多数画家,画了一辈子,却始终摆脱不了匠气;大多数作家,写了一辈子,却不懂什么叫大气;但正因为有极少数几个大师在,许许多多愿意一辈子画呀写呀,去追求这种高境界。能不惑固然好,但明知几乎不可能不惑,却还是孜孜地去求不惑,则更好。我不能要求自己达到好,却能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我希望以此与有相似心情的朋友共勉。

目 录

序.....	1
--------	---

人 生 智 慧

“游戏人生”辩.....	3
回归天真.....	8
我的文化重心	11
假如命运存在	15
当流星划过夜空	20
气功的“道”的价值	35
救人没有前提	42
股票还是彩票?	45
老三届的“老”	50
弄堂与人生	54
人到中年万事俱	57
寂寞人生的慰藉	59
交际、口才与民主精神.....	61
交几个纯粹的朋友	65
体育评论与交友之道	67
足球球运说	70

平常心是道	74
法律的历史使命	81
健康买得到吗?	83
坚持数年必定时髦	85
错别字过敏	87
电视更属于个人	90
神秘文化与实事求是	93
创造机会	96
买贺卡长见识	98
请珍重气功大师	101
除去这顶保护伞	104
一则悲壮的消息	106
直播与“空谈”	108
何不安步当车	110
山美水美人不美	112
“文化滑坡”来了吗?	114
作家别怕打官司	116
饮茶粤海未能忘	118
对主持人的考试	120

文 字 缘

一本书的“多米诺”效应	125
王晓明与陀斯妥也夫斯基	128
爱情复活了	131
沪上随笔新三家	134
赏析文之赏析	144
“新写实主义”质疑	148

看懂以后	156
读者决定小说技巧	158
好人能活得不累吗?	163
《迷失》与东西方文化	168
生命的观照	173
让永恒在瞬间定格	176
不仅一个张旻	181
戏曲的陶瓷气	187
仔细看小溪月光	190
朱耀华走火入魔	193
与病魔搏斗出来的作品	196
性别的失落	199
小说的“上海味”	201
站着读《易》	204
宁要一家之言	207
曹操为何非得杀妻	210
《三国演义》的一处破绽	212
古人的经济头脑	214
中国的“灰姑娘”	216

故乡与他乡

黄月亮与街景	221
有这么一片风景	224
铁栅栏上的洞	227
扬州印象	230
不似故乡,胜似故乡	232
在大兴安岭看世界杯	234

石库门情结·····	237
老人的世外桃源·····	239
情感投入在故乡·····	242

人 生 智 慧

“游戏人生”辩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老夫子的这段话在今天我们这些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中间，知名度可谓不低。说来滑稽，我们当初听说这话，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批林批孔”，由于经常不断地读与写批判文章，不断地将其引为靶子，也就背得滚瓜烂熟。及至现在，人生转眼过了三十，又过了四十，有过雄心壮志，也有过挫折失败，或有成就感，或有沧桑感，为了表达某种复杂的情怀，难言的感受，会常常自然而然地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之类的话抬出来，或抒怀，或言志，或感叹，或调侃，或自嘲。这样的话，一万个人说，在一万种场合里，便有一万种意思，犹如“万金油”一般。说得雅点，就如外国人说的，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虽有种种差异，总的来说，大多数人的理解，“学”、“立”、“不惑”的对象，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本领。这里说的“为人”，也是为处世而做人，也就是大家常常感叹的“做人难”中“做人”的意思。这样的学问，外国人现在称之为“工具理性”，译成中国老古话，便跟“术”差不离。而孔老夫子一生讲学的要旨，就是要超凡入圣，而圣人则是重道轻术的。“道”，译成外国今天的学术名词，便是“价值

理性”。但因为中华民族向来重实感,轻思辨,孔老夫子讲学,不得不从许多具体的问题着手,不像佛陀在古印度讲经说法,直接从名相上进行抽象思辨,所以尽管他想引导弟子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术上升到道,但结果,术留下了,且兴旺发达了,进入庙堂了,成为主流了,而道却被遗忘了,湮没了,歪曲了。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夫子,若泉下有知,也许不是高兴,而是悲哀,说不定碰到马克思会深有同感地说:“诚如汝之所言,‘我播下的是龙种,但收获的是跳蚤’。”倘按照求道精神来理解上述这段话,那么就变成这样的意思:我十五岁时就有志学习关于人生的学问,要弄懂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三十岁时开始形成我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四十岁时,我对人生的见解、信仰已坚定不移,各种世俗之见、各种异端邪说、各种奇谈怪论,再也不能使我迷惑。到了五十岁时,我明白到,除主体的意愿努力外,还必须符合外在的客观规律。活到六十岁,我不再为了坚持自己的意向而拒斥不同意见,我乐于善于倾听、吸纳各种意见,为我所用。到七十岁,主客观已经达到统一,我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看上去我从心所欲,自在无碍,而其实一步步都中规中矩,因为我的心意已经与天命契合,我的意愿也与别人的意愿得到了和谐统一。也许有许多人不能同意我对孔夫子的话作这样的阐释,但我坚信这样的理解更符合孔夫子的本意。因为我已活到“不惑”与“知天命”的路程的中点上了。在这个年龄上,“我注六经”,即是“六经注我”。

如今,我对“识时务”这种很实用、回报率很高的学问的兴趣越来越淡漠,而对“求道”这种很渺茫、很虚无的学问却迷得越来越深,经常会沉湎到一些可操作性几乎没有的思考中去,譬如上述对孔夫子的那段话的理解。最近,我又思考出一个

怪结论：游戏人生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这个结论同样是不实惠的，不像股评专家对行情的分析可以教你口袋里的钱迅速增多。但想到一句古训：“世界上的事乖人一半，笨人一半”，也许有跟我一样倦于实惠、乐于不实惠的中年朋友在读这篇文章，所以贡献出来，也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

游戏人生，古作“游戏人间”，本意是指像神仙一样到人间来玩玩，像吕洞宾点石成金，张果老折纸作驴，济公和尚装疯卖傻，左慈道人画龙取肝，都是跟凡胎肉眼的愚人开开心，没正经的，所以后来就变成用来代指“玩世不恭，以人生为游戏的一种生活态度”，含有贬义。但不管是褒是贬，是羡慕是鄙夷，“游戏”一词的含义则基本没变，且与今日对“游戏”的定义相差无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把“游戏人间”解读为“玩世不恭”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游戏人生岂但不是消极的，而且是很积极的、合理的。

首先，游戏态度不抱很强的功利目的，而是重在参与，重在过程的愉悦，重在自我价值的体现。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丢手绢的游戏。每个参加者，所希望的不是没人把手绢丢在自己的身后，而是丢下时能及时发现，跳起来跑，把前面的人追上。如果追不上当然算是失败，或者丢下手绢被人追上也算失败，但这种失败比起一直没有人把手绢丢在你身后，你没有机会站起来参加角逐的失落比起来，实在是种快活。所以丢手绢者有时会把手绢丢到跟自己“有数”的小朋友身后，把引入竞争、成为对手作为一种友谊的表示。这种心态在儿童心目中是自然而然的，可惜这种心态不允许被保留到成人社会中。因为成人社会不再遵循游戏规则，而是通行交换规则。只要想想我们在童年时代是多么无忧无虑，就可以知道现实的成人社会把游戏规则换成交换规则，对人类精神来说，是多

么巨大多么可怕的损失。这种交换规则,难道是天经地义的吗?是天长地久的吗?是不可更易的吗?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早期的马克思,把这类现象称之为人性的异化。即使在他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仍然是他的思想的出发点与归结点。他提出当物质财富大量涌流以后,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就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人们的精神需要。这种非功利的劳动需要什么,就是游戏精神。就像今天人们节假日去旅游、打球、下棋、唱歌、跳舞、登山、游泳、冲浪、滑雪……可能玩得精疲力尽,但却心旷神怡。我的一位朋友早就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人呀就是蜡烛,一样花力气,给你钱的,你总不愿干,譬如种地;要你花钱的,你来得起劲,譬如租台子去打乒乓。”其实一代代许多哲人追求的理想社会中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游戏。还说孔夫子,一次和学生谈论人生理想。有的说愿治理千乘之国,有的说治理小国使民富足也满足了,有的谦逊地说做个“小相”就够了。一个叫曾点的学生说,他的理想只是在暮春天同五六个青年朋友,带六七个小孩,到河里去游泳,到广场上去兜风,唱唱歌,散散步。像孔夫子这样讲究经世济用的老头子,听了他的话,竟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至此,难道我们不该高呼一句“游戏精神万岁”吗?

其次,游戏就得讲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我们可以看到,小孩玩游戏,经常会耍赖皮,也就是反规则。但可能恃体力强壮、恃口齿伶俐得逞于一时,却不能一直得逞下去,因为结果别人都不愿跟耍赖皮的玩了,或者他自己也赢得没劲了。失去了规则的输赢,也失去了体现价值的功用。就像许多武侠小说中写的,天下第一英雄迟迟不肯杀掉天下第一恶